

法國與阿富汗事件

蔡政文

去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底，蘇聯軍隊大舉干預阿富汗，引起全球強烈的反應。首先，美國卡特總統宣佈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如停售穀物予蘇聯，要求參院暫緩審議第二階段限武協定、禁售高級精密技術設備、抵制今年將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等。其次，聯合國大會在今年元月十四日以一〇四票對十八票及十八國棄權之壓倒性多數通過十七個不結盟國家促俄立即自阿撤軍之提案。再者，今年元月廿八日回教國家外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瑪巴德召開會議，一致譴責蘇聯軍事侵略行動，並要求俄軍立即無條件撤出阿富汗^①。最後，歐洲共同市場先則停止援助阿富汗糧食，繼而要求蘇聯撤軍^②。法國在這一連串全球聲討蘇聯的過程中，起先採取謹慎而猶豫的態度，直至今年二月五日法德高峯會議時，才在兩國元首的聯合公報中表示堅決反對蘇聯軍事干預阿富汗的立場。不過，這並不是說法國將追隨美國，它雖宣稱「忠於北大西洋公約聯盟」，但却拒絕美國召開歐部長級會議的要求。法國立場的演變過程及其所持與美國不同反應的原因，值得加以探討。

另外，一九八一年是法國總統的選舉年，法國各主要黨派除以阿富汗事件為題，表明各自立場外，也提出對外政策的看法。從各黨派的立場加以綜合與分析，我們將發現各黨派因左派聯盟（Union de la Gauche）的分裂及國際環境的改變，在對外政策上有重返建黨之初所訂取向的趨勢。因此，阿富汗事件對法國政情的影響也將為本文探討的對象。

一、法國立場的演變

法國在阿富汗事件中的立場，大致可分為二個階段：猶疑階段與確立階段。在今年二月五日以前，法國政府因着重於探討蘇

註① 卅六個回教國家外長會議通過十一點決議案，除譴責蘇聯干預及促其撤軍外，另停止阿富汗在世界回教組織中的會籍，並決定中斷對阿援助，卅六國中有卅國要與阿富汗斷交，而有廿五國主張抵制奧運。Le Monde *hisdomadique* (les 24-30, janvier 1980), p. 1.

註② 歐洲共同市場外長會議於一月十五日在布魯塞爾召開，除做了上述決議外，並決定不得取代美國出售穀物予蘇聯。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80), p. 26. 另外，歐洲委員會在二月一日又決定售賣牛油予東歐、蘇聯及阿富汗。Le Monde *Diplomatique* (mars, 1980), p. 26.

聯進軍阿富汗的動機、態度以及研判蘇聯在阿富汗可能遭遇的困難，因而未立即決定法國應持的立場。而在二月五日德法聯合公報中，因經過探討與研判後，才強烈的反對蘇聯的干預行動，並認為蘇聯從阿富汗撤軍是全球安全與和平的先決條件。法國的立場雖趨於堅定，但仍採獨立自主的路線，不完全接受美國的提議。

當卡特總統宣佈經濟制裁蘇聯與抵制莫斯科奧運時，法國總統季斯卡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鑑於東西對抗情勢的升高，首先於去年除夕的電視祝福文告中，呼籲有關國家的元首必須以「冷靜」的頭腦去處理危機，才能避免毀滅性的核子世界大戰，所以，他強調法國與西歐將扮演一重要角色^⑧。其次，他又邀請社會黨與共產黨派人前往外交部磋商阿富汗情勢^⑨。然後再由外交部長龐賽 (Jean François-Poncet) 發表談話，表明法國的初步立場。

龐賽在一月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中表示，法國將不採取任何報復或制裁蘇聯的措施，因為這會影響對雙方有利的「和解」，同時法國將在未來短時間內與蘇聯諮商，以便瞭解蘇聯軍事干預阿富汗的真正目的，因此法國的立場將視阿富汗情勢的未來發展而定^⑩。不過，有關法國是否將取代美國出售穀物給蘇聯的問題，龐賽的回答非常的堅決，他認為儘管法國不支持美國經濟制裁的提議，但法國絕不可能取代美國出售穀物給蘇聯，因為法國的穀物生產完全以供應歐洲共同市場國家的需要為根據，它的價格也是依歐洲共同市場的供需來決定，所以，法國並無多餘的穀物可供售賣。另一方面，美國是基於政治考慮而禁售穀物給蘇聯，而法國在對蘇關係上，不願使用商務手段來達到政治目標，因此一旦法國取代美國輸出穀物給蘇聯，就等於「以其他方式在搞政治」，法國無論如何不願改變與蘇聯的正常商務關係^⑪。

龐賽的談話僅暗示蘇聯干預阿富汗的行動可能危及和解，但未譴責蘇聯，可見他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不過，儘管法國反對經濟制裁蘇聯，它在聯合國安理會於一月八日表決有關美國譴責蘇聯的提案時，仍然投贊成票^⑫，其後在一月十四日也支持聯大促俄立即自阿撤軍案。至於抵制莫斯科奧運的主張，法國政府與輿論均持反對立場。法國國民議會主席戴爾瑪 (Jacques Chaban-Delmas) 於一月廿一日離法赴俄訪問前，宣稱完全反對美國抵制奧運的主張^⑬，同時，法國四個主要政黨都先後表示反對抵制

註⑧ "L'allocution de Voeux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3-9 janvier, 1980), p. 7.

註⑨ "La situation politique en France", *Ibid.*, p. 1.

註⑩ "La France n'envisage pas de représailles", *Ibid.*, p. 5.

註⑪ *Ibid.*

註⑫ *Ibid.*, p. 1.

註⑬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17-23 janvier, 1980), p. 1.

奧運會^⑨。可是，歐洲議會議長維爾夫人 (Mme Simone Veil) 在華盛頓訪問時，却以個人的立場表示贊同抵制奧運會。維爾夫人的宣示曾使法國社會黨黨魁之一——羅卡 (Michel Rocard) 要求召開黨中央會議重新討論此一問題^⑩。

爲了要瞭解蘇聯干預阿富汗的實際目的，法國一方面派人往訪莫斯科，另一方面則要求蘇聯派人至巴黎諮商。這兩項行動幾乎可說是促使法國決定其立場的主要因素，因爲它所歸納出來的結論是蘇聯居心叵測。

今年一月廿一日戴爾瑪赴莫斯科訪問時，蘇聯的接待就如同阿富汗事件未曾發生似的，同時極盡挑撥之能事，大事讚美歐洲各國——尤其法國不被美國牽着鼻子走^⑪。他方面蘇聯在一月廿四日派外次柯寧克 (G.-M. Kornienko) 到巴黎與龐賽會談，結果雙方沒有發表聯合公報，僅由法國政府片面發佈消息。從法國所發佈的消息中，我們看到法國的立場已趨堅定，因爲龐賽曾對柯寧克表示法國政府對蘇聯干預阿富汗的行動是「無法接受」的，而且「嚴重傷害和解除所獲成果」，他同時要求「蘇聯必須確立具體的撤軍方式與日期」，以便給予「阿富汗人民自決的權利以及符合全球和平的要求」^⑫。此外，我們也可發現法國與蘇聯的會談並不愉快，因爲法國未獲蘇聯任何撤軍方式的承諾，法蘇雙方也未訂定下次會商的日期。而且消息中更未提及雙方會談的氣氛，有違一般公報的慣例。因此，戴爾瑪奉召提前返國，結束訪問。

就由於這兩次行動，法國政府改變它猶疑不決的態度。季斯卡總統在以後一連串的訪問行動中，均在與他國元首所發表的聯合公報內，宣稱任何一國軍事干預其他主權國家都是「無法接受」的，同時要求「外國干預力量應該迅速撤離，以便使該國人民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例如一月廿五日——廿九日，他訪問印度五天後，與總理甘地夫人所發表的聯合公報^⑬、三月四日——十三日訪問波斯灣國家的公報^⑭均曾作此表示。而在二月五日德法第三十五次高峯會談後的聯合公報中，季斯卡總統與斯密特總理 (Helmuth Schmidt) 更提出了表明堅決態度的六項聲明：(1) 蘇聯須立即結束在阿富汗的干預行動；(2) 重申德法兩國對北約的「忠誠」；(3) 和解將因蘇聯另一次類似干預阿富汗的行動而瓦解；(4) 東西衝突應避免延伸到第三世界；(5) 歐洲國家在基本平衡

註⑨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24-30, janvier, 1980), p. 1.

註⑩ *Ibid.*

註⑪ Daniel Vernet, "Moscou entend montrer sa volonté de poursuivre la co-opération avec Paris"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17-23 janvier, 1980), p. 6.

註⑫ "Les explications de M. Kornienko",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24-30 janvier, 1980), p. 3.

註⑬ "New Delhi et Paris tiendront des consultations périodiques", *Ibid.*, p. 5.

註⑭ "Le voyage du chef de l'Etat dans les Etats du golfe Persique" *Le Monde hebdomadaire* (du 28 février au 5 mars, 1980), pp. 1. 6.

的維持中具有特殊責任；(6)蘇聯從阿富汗撤軍是目前有關安全與和平問題談判成功的先決條件^⑤。

德法兩國的這項公報澄清了一個多月來法國的態度，確定了法國對蘇聯進軍阿富汗的反對立場，同時把干預阿富汗的責任完全歸於蘇聯。這等於通知蘇聯：如果它不撤軍，法蘇關係很難再維持像過去一般，而且德法兩國又表明：假如蘇聯毫無善意，再有類似阿富汗事件發生時，它們將堅決的重返所屬集團。此項聲明當然是莫斯科所未預料到的，克里姆林宮原以為再過一段時間，西歐各國就會接受阿富汗的事實，如今面對德法兩國的堅定立場，只好由布里茲涅夫(L. Breznev)在萬般無奈下聲稱「絕對不允許無理的帝國主義國家讓和解帶來的成果付之東流」^⑥。

雖然法國已確定其反對蘇聯的立場而且也聲明忠於北約組織，但它並非無條件追隨美國的領導；相反的，它還是依自己獨立自主的路線採取反應的措施。所以，當美國提議在波昂召開歐美部長級會議討論東西關係、制裁蘇聯等問題時，仍遭法國政府的拒絕。美國政府對法國的態度甚為不滿，認係孤芳自賞^⑦。法國政府則認為美國不尊重法國，因范錫(Cyrus Vance)使用手段致使法國對於開會的建議毫無選擇的餘地。同時，法國亦認為美國所實施的一些制裁或抵制蘇聯的措施不切實際，只是在「演戲」而已^⑧。

二、法國立場不同於美國的理由

自從蘇聯軍事干預阿富汗後，法國自始即未完全跟隨美國的反應，縱然在確定立場後，法國的反應與美國也有程度上的差別，究其原因，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項：

(1)害怕全面戰爭的爆發：東西兩大集團間的關係，由冷戰演進到和解，其主要目的原在緩和彼此對抗，以避免毀滅性的核子大戰爆發。由於美蘇兩國是真正擁有能力毀滅地球的國家，因此雙方緊張關係的升高就會被假設有危及人類生存的可能。阿富汗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卡特迅即採取強烈的反應措施，如經濟制裁、恢復徵兵制、抵制奧運等，使法國政府與輿論非常害怕演變成兩超強間的軍事衝突，甚至進而引起全面戰爭。所以，季斯卡總統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卅一日的除夕電視祝福文告中特別指出

註⑤ "Un avertissement franco-allemand à l'URSS", *Le Monde Hebdomadaire* (du 31 janvier au 6 février, 1980), p.1., "La déclaration commune", *Ibid.*, p. 4.

註⑥ "Avertissement", *Ibid.*, p. 4.

註⑦ "La diplomatie du spectacle",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7-13 février, 1980), p. 3.
註⑧ *Ibid.*

戰爭爆發的危險性，強調人類的命運繫於少數有關國家元首的手中，呼籲他們必須「冷靜」處理危機。外長龐賽則認為法國必須由全球的角度去考慮阿富汗事件與和解的關係，一切以不放棄和解為前提，否則東西兩大陣營將恢復冷戰與軍備競賽，反而會威脅人類的生存^①。另外，法國的輿論一般都支持季斯卡的呼籲，因為阿富汗事件有可能演變成油田的爭奪而觸發世界大戰^②。這種害怕全面戰爭爆發的心理，事實上也顯現在二月五日的德法聯合公報中，例如它強調不結盟國家對世界和平與國際體系的穩定負有重要的任務，因此東西對抗不可延伸到這些地區，這是害怕衝突的擴大與升高；又如它特別回溯德法兩國在兩次大戰中深受其害，卅年來兩國儘量協調並貢獻於歐洲建設，目的就是在維持更穩定、更和平的世界，在目前情況下，為避免戰爭的爆發，歐系國家有其特殊的責任^③。所以，害怕阿富汗事件升高為東西軍事直接對抗是法國持謹慎態度的第一項原因。

(2) 現實主義的取向：法國外交政策一向以現實主義 (realisme) 為指針。當年戴高樂總統 (Général Charles de Gaulle) 承認中共的理論也是基於現實主義；又如他在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戰爭事件中，譴責以色列侵略，使法國深受阿拉伯國家的歡迎，而獲得不斷的石油供應，也是基於現實主義。自戴高樂下野後，其繼任人龐畢杜 (Georges Pompidou) 與季斯卡大多仍然遵循同一路線，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所以，法國對任何國際事務均從現實的角度去探討。在阿富汗事件中，美國所提出的制裁或抵制蘇聯的建議，法國認為其效力可疑而且有害法國的利益。例如以抵制奧運而言，法國政府與輿論都表反對，他們認為奧運會是民間的體育活動，是民間的接觸，政府不該介入；同時這種民間的接觸有利於國際交易，故抵制奧運將連帶影響其他方面的接觸與交易，更何況抵制奧運根本不可能解救阿富汗人民^④。法國這種態度深獲其他歐洲國家的奧委會所支持，三月廿二日歐洲十六國奧委會在布魯塞爾舉行非正式會議，決定他們參加莫斯科奧運的決心，同時宣稱每一個國家的奧委會擁有惟一的權力以決定是否前往參加莫斯科奧運會^⑤。至於經濟制裁蘇聯，法國也有它的現實理由。龐賽就曾指出美國與蘇聯的商務關係是以政治考慮為優先，因此美國不願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以便在必要時，迫使蘇聯在政治上讓步。可是法俄商務關係是一種正常的商務關係，並不以經濟做為達成政治目標的手段，尤其法國從蘇聯進口石油、棉花與其他原料。單單石油一項，法國從蘇聯的進口

註①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3-9 janvier 1980), p. 5.

註② 例如 André Fontaine 曾在一月八—十日撰寫三篇文章分析阿富汗事件，並支持季斯卡的作法，參 André Fontaine "Les nuages de l'apocalypse I—III",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3-9 janvier 1980), p. 5., (10-16 janvier 1980), p. 3.

註③ "La declaration commune",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31 janvier-6 février 1980), p. 4.

註④ "Les J. O. en question",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10-16 janvier 1980), p. 1;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17-23 janvier 1980), p. 1;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24-30 janvier, 1980), p. 1.

註⑤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20-26 mars, 1980), p. 10.

數量遠比從伊朗進口的數量為多，更何況法國一直提供蘇聯高級技術設備，所以，龐賽認為沒有理由採取經濟制裁而影響法蘇雙方的利益^②。事實上，龐賽的說法主要在替法國的工商界獲得貿易的機會。法國企業界與美國企業界在爭取蘇聯市場的過程中，經常敗給美國。本來法國企業界已在擔心美蘇第二階段限武協定批准後，美國與蘇聯關係將更加改善，蘇聯基於政治考慮，會選擇美國為商業伙伴，則法國就很難獲得出售設備給蘇聯的機會^③，這次卡特總統下令停售高級技術設備給蘇聯，正是法國乘虛而入的良機，當然法國政府不會輕言制裁。不過我們必須指出的是，法國雖然崇尚現實主義，但還不致於現實到完全改變其固定的反共政策，這可由德法兩國元首的聯合公報中看出來。

(3) 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戰後的法國外交，一直在尋求獨立自主的路線，尤其戴高樂將軍擔任總統後，更是強烈的顯現出這種作法。他甚至不惜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委員會、不顧美國的反對，獨自建立核子打擊武力、否決英國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申請案、以經濟手段打擊美國的領導權、反對當年美國的越戰政策。但這種獨立自主的取向並非要完全脫離北約集團，事實上，每當國際情勢出現危機時，他仍與北約盟邦團結一致。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取向也深為其繼承人所遵循，而成爲法國外交的基本特徵之一。所以當阿富汗事件發生時，法國不願草率追隨美國採取激烈的反應，以免使多年來有利於東西雙方的和解行動，在幾天內因緊張局勢的升高而破壞無遺^④。其次，法國起先認爲蘇聯介入阿富汗將像過去美國干預越南一般，陷入泥淖不克自拔^⑤。其後因發現兩種情況並不一致^⑥，才慢慢的改變態度，而認爲阿富汗不是捷克，蘇聯的干預是「無法接受」的。另外，法國對美國一直抱着猜忌的心情，因爲美國已不只一次的採取「親者痛仇者快」的行動，而使盟邦——尤其法國遭到很大的損失。關於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事件、一九五四——六二的阿爾及利亞事件等，美國不但沒支持法國，反而與蘇聯合作迫使法國屈服，這些經驗使法國歷屆政府都時時警惕自己。戴高樂時代是以「拒絕」來維持獨立路線，龐畢杜雖以「合作」揭示他的外交路線，但事實上仍維持法國的獨立取向，而季斯卡雖是「北大西洋主義」(Atlantisme)者，但他仍以維持法國固有路線爲本。所以在阿富汗事件中，法國政府很怕在跟隨美國的反應後，美國突然與蘇聯妥協，而使法國利益受損。一般都認爲美國與蘇聯有足够的時間去折衝並達成妥協，法國不必淌這場混水，跟在美國後面去參與「戲劇性的外交」(la diplomatie du spectacle)

註②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3-9 janvier 1980), p. 5.

註③ 有關法國可獲得商機會部門，請參 Daniel Vernet, "Moscou entend montrer sa volonté de poursuivre la co-opération avec Paris",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17-23 janvier 1980), p. 6

註④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3-9 janvier 1980), p. 5.

註⑤ Jacques Amalric, "Excessive Discretion"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3-9 janvier 1980), p. 5.

註⑥ 參 André Fontaine, "Les nuages de l'apocalypse-L'arroseur arrosé?",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10-16 janvier 1980), p. 3.

，否則日後吃虧的還是法國^②。這種獨立自主的取向，素為美國所熟悉，因此美國擬以客觀情勢迫使法國接受參加歐美部長級會議遭到法國政府的拒絕。法國政府認為美國如有誠意，范錫應先到法國，而不該先去波昂及先獲得英、義、德同意後才徵詢法國的意見，這明明是要陷法國於不義之地^③，所以法國在獨立自主的取向拒絕召開是項會議。

(4) 重視歐洲問題：法國政府及輿論認為它們應該把注意力擺在歐洲安全及東西關係上，而不該放在阿富汗事件上，因為後者絕不會比歐洲安全來得重要。所以法國沒有必要作過度的反應，而使「東西對話」發生問題；同時阿富汗事件也不應該導致美蘇的核子對抗，美蘇終須透過協商來解決問題^④。另外，法國認為美國如果沒有能力、沒有決心向蘇聯提出最後通牒，則任何消極手段均將不足以促使蘇聯撤軍，因此如果召開會議討論制裁蘇聯的措施，儘管會議不致有任何具體決定，但會議召開的本身，至少在心理上，將產生與蘇聯絕裂的現象^⑤，而歐洲人比較重視自己的問題，故在此關頭不能因小失大，更何況東西雙方已決定今秋在馬德里召開安全會議。法國政府與輿論曾多次表示阿富汗問題是事實發展的必然結果，西方國家目前所能做的是透過各種手段去協助阿富汗人抗暴較為有效，同時也應與蘇聯就東西力量平衡問題進行談判。簡言之，就法國而言，實質的歐洲問題比阿富汗事件來得重要，後者是美蘇兩國的問題。

三、阿富汗事件對法國政情的衝擊

任何國家的政黨在它的政綱中必然少不了對外政策的敘述，而國際情勢的演變都會影響各黨的外交政策取向，法國的政黨也難避免這種法則。事實上，戰後法國政黨均曾被邀請就法國在兩超強間、在歐洲以及在第三世界應扮演何種角色提出觀點。戴高樂總統就職後更加强這方面的辯論，主要是因「戴高樂主義」(gaullisme)的內涵之一就在於外交政策的概念。我們如果就廿多年來的這些辯論加以簡單的歸納，便可以發現戴高樂主義會讓法國人接受國家主權的概念(不管在歐洲問題或國防問題上)，但也讓他們去適應二種事實，即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的存在。至於兩個主要反對黨(社會黨與共產黨)在外交政策上雖有最低程度的妥協(如有條件的接受建立核子武力、尊重聯盟及接受歐洲經濟共同體)，但在面對戴高樂派的外交方面則有分歧：共產黨承認戴高樂派外交的「客觀層面」，並與社會黨支持戴氏的阿爾及利亞政策，而社會黨則與中間黨派合作反對

註^② "Guerre et détente"; "La diplomatie du spectacle",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7-13 février 1980), p. 3.

註^③ "La diplomatie du spectacle", *Ibid.*

註^④ "Guerre et détente", *Ibid.*

註^⑤ "La diplomatie du spectacle", *Ibid.*

戴氏的歐洲政策。今天情況已經改變，戴高樂派自一九七四年起不再掌權，而由季斯卡派（Giscardiens）主政，同時左派聯盟中的共產黨與社會黨也自一九七七年分裂，再加上最近國際環境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與原料供應遭受威脅而大為改觀，所以各主要政黨的領導人必須重新評估其對外政策的取向，尤其一九八一年是法國總統大選年，各黨均須調整其政策取向，以適應新的環境，爭取選民的支持。從阿富汗事件發生後各黨派發表的立場看，我們得到初步的印象是：各黨有許多不同的觀點但也有相當奇怪的滙合。下面將簡單的分析法國四個主要政黨對阿富汗事件的看法。

(1) 法國共產黨：法共在阿富汗事件中是惟一西歐國家的共黨完全支持蘇聯立場者，這象徵「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e）的結束及法共重返國際共黨革命的路線。今年一月七日法共黨魁馬歇（Georges Marchais）率團訪問莫斯科，並與布里茲涅夫發表聯合公報，認為是由於「帝國主義」者干預阿富汗才使蘇聯前往協助阿富汗^{②③}。法共支持蘇聯的立場至為費解，也倍受批評，因為它在蘇聯軍事干預捷克時，曾譴責蘇聯，但在阿富汗事件中却贊同蘇聯的行爲。根據馬歇自己的說明，主要是國際情勢已經改變以及蘇聯鎮壓的對象不同。他指出一九六八年他之所以譴責蘇聯干預捷克，是蘇聯不該鎮壓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尋求合乎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途徑，而一九七九年的阿富汗事件，蘇聯的目的是在抵制反社會主義者，所以蘇聯的干預行動是「合法的」^{②④}。另外，法共秘書處委員之一費德曼（Charles Fiterman）在一月十日說明法共贊同蘇聯軍事干預阿富汗主要是歷史加速演進的結果，他特別強調由於尼加拉瓜與伊朗「法西斯政權」的崩潰，高棉「殘暴屠夫」波布（Pol Pot）的被逐、茅利塔尼亞與玻利維亞情勢的有利發展，印度甘地夫人的獲勝等，正顯示全球各地人民正在掀起反抗不平等、反飢餓、反掠奪的怒潮，這些人民的奮鬥是完全正確的，他們所奮鬥的目標正是法共的目標，所以阿富汗事件就應擺在這種國際環境中去觀察，法共支持蘇聯就是表示它忠於國際團結^{②⑤}。除了上述理由外，法共特別指出蘇聯干預阿富汗是根據蘇阿同盟條約，爲了驅逐經由巴基斯坦支持的反革命分子才出兵。同時馬歇強調布里茲涅夫曾對他保證，阿富汗事件絕不致於改變蘇聯對外政策或放棄和平與裁軍的目標^{②⑥}。簡言之，法共在阿富汗事件中，明顯的表現了重返國際共黨革命的路線，放棄了它從一九七二年以來所推行的歐共主義路線。法共的此一立場，遭受各黨派的指責，也使左派聯盟復甦的可能性破滅，儘管馬歇呼籲與「基層人民」團結^{②⑦}，但因左派聯盟是由上層團結才下達基層團結，如今左派各黨的領導階層既因阿富汗事件而意見分歧，左派聯盟似已成泡影。看情形，在一九

註② "La situation politique en France",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10-16 janvier 1980), p. 1.

註③ André Laurens, "Les partis politiques face à la déstabilisation"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24-30 janvier 1980), p. 8.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註⑥ "Le Retour",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10-16 janvier 1980), p. 1.

八一年的總統選舉中，左派將各自獨立作戰，其獲勝的可能性甚微。

(2) 社會黨：社會黨中各派系對阿富汗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們一致譴責蘇聯的軍事干預。社會黨魁米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③認為蘇聯干預阿富汗的目的在於維持其所獲地盤，將嚴重影響東西關係及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所以蘇聯的行動根本就是錯誤的，而且也顯現出蘇聯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弱點。不過米特朗對蘇聯干預阿富汗事件抱持較為樂觀的看法，他認為蘇聯除非已經瘋狂，否則根本不致於再從阿富汗南侵，他並相信世界還會產生新的平衡。米氏的觀點與季斯卡的看法較接近。社會黨秘書處委員史維芮蒙（Jean-Pierre Chevènement）的分析與米氏相若，但結論稍有出入^④。他認為蘇聯干預阿富汗正顯示它無法透過原阿敏政權控制阿富汗的弱點，同時國際情勢如有變動，那早已在阿富汗事件發生之前；只是此一事件將在國際關係中產生兩項立即的後果：即美國與中共有結盟的可能性以及由於限武協定未獲批准所引起的美蘇毫無限制的軍備競賽。史氏指出阿富汗事件在歐洲不會導致雙方在戰略上的改變，同時今後國際情勢如有變動，則須在西方尋找原因。至於羅卡對阿富汗事件的看法偏重於蘇聯的戰略動機。因為他認為蘇聯本身需要時間來解決內部經濟社會組織的困難，可是國際環境又產生變化，故從蘇聯的立場來說，它非常害怕西方國家在國際危機中有任何超越的行為，為了保護它自己的體制，蘇聯就在第三世界採取積極的行動，其目的在讓西方國家瞭解：只要後者去干預第三世界國家，則全球緊張情勢將立即升高。換言之，蘇聯在阿富汗的行為是害怕美國干預一些動盪的第三世界國家。另一位社會黨有力人士薄波洪（Jean Poperen）的觀點與羅卡的看法比較接近^⑤。他認為阿富汗事件是蘇聯政策的新發展，是蘇聯革命與東方人民革命的結合。從上所述，我們可發現社會黨領導人士對阿富汗事件的看法同中有異，所以他們將在今年春天召開會議來調和立場。不過他們均一致譴責法共重返蘇聯的懷抱，對法共拒絕聯盟一事，更表示社會黨如果在明年大選中獲勝，將獨自出掌政權，而不與法共合作^⑥。這種立場自然又遭到法共的批評^⑦。由於社會黨與法共對阿富汗事件的立場不同，雙方已不太可能復合，故左派面對較團結的多數黨派，很難在明年的選舉中獲勝。

(3) 季斯卡派：我們在前面已說過法國政府的立場，其實它就是季斯卡派的觀點。季斯卡總統在阿富汗事件中的作法是先考慮到是否會影響和解，其次是在法國多數派與法國盟邦的催促下，明白的譴責蘇聯的態度。其實在季斯卡派中，沒有擔任政府職務的領導人，對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有強烈的反應，他們認為根據雅爾達協定，阿富汗並非蘇聯的勢力範圍，所以蘇聯軍事干預阿

註③ André Lamén, *op. cit.* p. 8.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註⑥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21-27 février, 1980), p. 1.

註⑦ Raymond Barrillon, "Les dissensions de la gauche", *Ibid.*, p. 17.

富汗顯示它要入侵中東的意志。樂卡紐(Jean Lecanuet)在參院外委會中曾經宣稱，法國政府未能對此情況全力以赴，以致歐洲無法施加壓力，迫使蘇聯撤軍使他感到很遺憾。另外，羅若納(Max Lejeune)也持相同觀點，指責政府低估蘇聯進軍阿富汗所帶給它的戰略利益^{④③}。

(4)戴高樂派：戴高樂派雖然支持政府的作法，但一般都認為政府的第一步反應是欠缺堅定的立場。一月十日黨魁齊拉格(Jacques Chirac)曾宣稱阿富汗事件已明顯的指出和解的極限、和解的危險以及反史達林化國家團結的需要^{④④}。一月十一日戴派元老戴布瑞(Michel Debré)認為蘇聯正在擴張它的權力，阿富汗事件是一種極明顯的帝國主義行徑，儘管法國與蘇聯之間有一共同利益地帶，但在國家之上還有國際秩序，所以此一共同利益地帶不應使法國在判斷蘇聯的行爲時有懦弱的作法^{④⑤}。不過爲了顧及明年的總統大選，齊拉格在二月十二日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採取批評而不反對的態度，以便爭取選民的好感。他支持政府拒絕參加歐美部長會議的作法，也支持政府對蘇聯的譴責，但他還是批評季斯卡在外交事務上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模糊」^{④⑥}。簡言之，戴高樂派認爲在面對共黨的威脅時，應有較堅定與立即的作法，和解也不一定需要裁軍。

四、法國立場與政情的評估

從法國在阿富汗事件中的反應，我們瞭解在西方集團中有多元的意見存在，而法國所持的理由也非毫無依據，但其中有許多觀點仍值得斟酌。至於法國四個主要黨派就阿富汗事件所採取的態度也值得加以有系統的評估，以便瞭解它們爲明年總統大選所作的初步部署情形。

(甲) 法國立場的評估

假如深入探討法國對阿富汗事件所作的反應，我們會發現法國的態度其實是歷史經驗與現實國際情勢所造成的。除了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將軍本身與美國相處所得的經驗外，一九五六年英法登陸蘇彝士運河區時，美國杜勒斯(J. F. Dulles)國務卿對法國的態度，使法國歷屆政府均無法完全信賴美國。更何況從一九五三年以後，國際局勢逐漸緩和，東西對抗在和解的氣氛

註④ André Lauren, *op. cit.*, p. 8.

註⑤ *Ibid.*

註⑥ *Ibid.*

註⑦ André Passeron, "Critiquer sans s'opposer",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14-20 février 1980), p. 7.

下已不再呈現尖銳的現象。西方人民對共黨的威脅已不再感到強烈存在，法國就如同其他西方國家一般，當然不願再無條件把本國的利益附屬在美國的利益之下。另外，美國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為擺脫扮演國際警察的角色以便減少對外干預，曾由尼克森（Richard Nixon）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提出多極體系的理論，自認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已經改變（儘管與事實仍有相當的距離）。法國也將錯就錯承認此一理論，當然它不能忍受美國在危機時刻，先採片面行動，然後再去徵求盟國同意的作法。因為這種作法是在兩極體系下的行為，所以法國認為美國在採取反應措施前應先諮詢盟國的意見，才是正確的程序。

事實上，任何國家在國際互動關係中，首應考慮本國的現實利益，不過也應從整體的概念去分析此一事件對日後的影響。無疑的，美國近來外交政策顯得搖擺不定，很難令人信賴，基於現實利益的考慮，法國採取不同的反應固屬無可厚非，但是阿富汗事件在今後東西對抗中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由於西方集團內部的分歧，阿富汗的經驗將鼓勵蘇聯日後在邊緣地帶的擴張。儘管阿富汗並非美國的重大利益地帶，可是為了抑制蘇聯日後的冒險行徑，西方國家採取一致的步調乃是必要的。在害怕全面戰爭爆發的情況下，美國不可能遽下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心——其實西方國家也不希望美國真的如此做，則一些非暴力手段的制裁或抵制是最低程度的要求，這一方面可以表示西方國家團結一致的決心，他方面則顯示西方國家強烈的不滿，而不必考慮是否積極有效。事實上，從二月五日德法聯合公報發表後，法國對阿富汗事件的政策旨在迫使蘇聯撤軍^④，而季斯卡所提出的方法也不見得有效，他主張繼續與蘇聯會談以瞭解蘇聯的意圖，並與不結盟國家多磋商以便說服蘇聯撤軍^⑤。這種作法豈非比美國更消極、更無效？

至於美國在採取行動前未諮詢盟國的作法，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時間緊迫，另一方面是因為今天的國際體系雖有多元化的傾向，但根本上仍是兩極體系，而且在行為上美國也沒有擺脫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習慣，所以，法國因為美國未先諮詢而採取分歧的反應，就整體來看，是值得商榷的。雖然季斯卡認為他的作法是在維持獨立自主的路線^⑥。但回憶過去，戴高樂總統在必要時仍以集團為重，例如在一九六二年美蘇古巴飛彈危機中，他便無條件的支持美國；在柏林事件中，他也採取強硬的態度與美國站在同一條陣線上。季斯卡認為一九六二年的飛彈危機與今天阿富汗事件情況不同，可是無論如何，蘇聯入侵阿富汗實已違反不成文的和平共存規則。所以，也就難怪戴高樂派批評季斯卡的態度太過於遲疑不決^⑦。

總之，在面對八十年代蘇聯的衝擊，西方國家有必要冷靜的採取一致步驟嚇阻蘇聯擴張的野心。東西對抗雖不應延伸到第三

註④ Jacques Amalric, "Ni aligné ni non aligné",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28 février-5 mars 1980), p. 7.

註⑤ *Ibid.*

註⑥ *Ibid.*

註⑦ André Passeron, *op. cit.*, p. 7.

世界，但第三世界有許多是西方國家的資源供應地，美國如無足夠能力抑制蘇聯的冒險，其他西方國家也將受到很大的影響。

(乙) 法國政情的評估

阿富汗事件曾給法國政情帶來很大的衝擊，尤其在明年總統大選前，各黨派均曾就此一事件發表它們各自的看法，這就等於昭告法國人民各黨派的對外政策立場以及它們對選戰的初步戰略。

在此次事件中，最引起法國政壇騷動及世界注目的，首推法共支持蘇聯干預阿富汗的態度。法共從左派聯盟成立後，以歐共主義的姿態出現，在法國聲勢浩大，尤其在一九七六年柏林世界共黨會議時，它宣佈放棄國際共產革命，深受一般人的支持，左派聯盟也在地方選舉中節節獲勝，但一九七七年九月，左派聯盟分裂，使其在一九七八年法國大選時遭到失敗。自此以後，法共與社會黨迄難和好。馬歇支持蘇共干預阿富汗，不但與社會黨的立場不符，而且完全脫離了歐共主義的兩項主要原則——一國社會主義及不干預他國事務。同時法共的行徑也迥異於義共與西共譴責蘇聯的立場。那麼法共為何會做此選擇？除了法共自己的解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因素？

一般認為這須由國際情勢及法蘇共對階級鬭爭與和平共存的觀點中去尋找原因^⑤。過去法共之所以能夠與社會黨結成左派聯盟，是因它的行徑比較溫和，並保證遵循和平共存的原則；而蘇共則希望維持歐洲目前的和平共存現狀，不希望有任何改變，但在其他邊緣地帶則協助親共團體進行當地的階級鬭爭。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不可能全力支持法共進行奪權，而法共在國內的長期孤立狀態下自須尋找憑藉以為補償，因此選擇國際團結的路線乃是必然的邏輯。

事實上，法共的作法與義共不同，主要不在對社會主義的看法，而是在國際團結的觀念上。六十年來，法共總是認為國際共產主義的生存與發展繫於蘇聯的存在，因此每次面臨蘇聯所造成的危機時，法共都陷於矛盾之中，馬歇贊同蘇共軍事干預阿富汗，其實是走回原來的路線：即「國際團結優於國內團結」。

無論如何，法共的行爲遭受到法國政治圈與輿論界的批評。它的友黨社會黨則利用此時機與義共進行接觸，商談組織歐洲左派力量的問題。米特朗與布林格 (Enrico Berlinguer) 曾於三月廿四日在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見面，重申必須尊重各國主權的看法。馬歇覺得很不自在，認為米、白會晤選得不是時候^⑥。總之，法共重回國際團結的路線使他們在國內與國外遭到相當的批判，但就法共的估計而言，似乎也非毫無理由，因為法共自知在國內會有相當時期陷於孤立狀態，與其採取共主義路線，對它並毫無幫助，倒不如採取國際共黨團結的路線，還有點補償。

註⑤ André Lauren, *op. cit.* p. 8.

註⑥ *Le Monde hebdomadaire* (les 20-26 mars 1980), pp. 1, 7.

至於多數黨派中，季斯卡派的作法，我們已在前面加以批判，茲不贅述，倒是戴高樂派的觀點值得注意。事實上，戴派對處理國際關係問題比較有經驗，因此在面對蘇聯的威脅時較能立即採取適當的反應。不過，戴派在明年總統大選中是否有獲勝機會，似仍相當渺茫，因為戴派在對歐市的觀點、對北約的態度等方面，有許多與法共不謀而合，因而容易被曲解，同時他們又被形容是保守的右派，所以較難獲得法國人民的共鳴。

綜觀上述，法國在阿富汗事件中的立場，雖已從猶疑不決走向堅定，但仍以其獨立自主的路線為歸趨；而在此核子時代中，兩極的對抗仍難避免，唯有西方集團內部的團結才能抑制蘇聯進一步的擴張。另外，阿富汗事件對法國政情亦有重大的衝擊，各政黨在表明其對此事的立場時，也同時為明年總統選舉開始部署，由於法共走向國際共黨革命的懷抱，使得左派獲勝的機會大為減小。多數黨派內部雖也有其矛盾，但如無太大意外，其獲勝公算似乎較大。惟時間距離大選尚有一年多，還可能產生變化，故一切尚須視今後的發展而定。

新書預告：

「抗戰與中共」

本中心為研究中日戰爭史實，邀請十餘位學者，撰寫「抗戰與中共」一書，分中日戰爭前之情勢，七七事變至全面抗戰，戰爭全期的主要會戰，淪陷區的游擊戰，中日參與的戰役，中共之坐大及其破壞活動等各章。參考文獻包括中外已公開或未公開的戰爭資料，極具價值。全書約三十餘萬字，預計本（六九）年內出版。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啓